

文章正宗

十九

文章正宗卷第十七

叙事

太史公叙秦孝公變法

秦孝公元年河山以東疆國六與齊威楚宣魏惠燕
悼韓哀趙成侯並淮泗之間小國十餘楚魏與秦接
界魏築長城自鄭濱洛以北有上郡楚自漢中南有
巴黔中周室微諸侯力政爭相併秦僻在雍州不與
中國諸侯之會盟夷翟遇之孝公於是布惠振孤寡
招戰士明功賞下令國中曰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間
修德行武東平晉亂以河為界西霸戎翟廣地千里

二〇五十五

一

一

天子致伯諸侯畢賀為後世開業甚光美會往者厲
蹀簡公出子之不寧國家內憂未遑外事三晉攻奪
我先君河西地諸侯甲秦醜莫大焉獻公即位鎮撫
邊境徙治櫟陽且欲古不伐復穆公之故地脩穆公之
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於心賓客君臣有能
出奇計彊秦者吾且守官與之分土於是乃出兵東
圍陝城西斬戎之獮土應劭曰獮戎邑音相衛鞅聞是令下西
秦因景監求見孝公二年天子致胙三年衛鞅說
孝公變法修刑內務耕稼外勸戰死之賞鞅法百姓皆
之甘龍杜摯等弗然相與爭之卒用鞅法百姓皆



居三年百姓便之乃拜鞅為左庶長其事在商君語
中七年與魏惠王會杜平八年與魏戰元里有功十
年衛鞅為大良造將兵圍魏安邑降之十二年作為
咸陽築翼闕秦徙都之并諸小鄉聚集為大縣縣一
令四十一縣為田開阡陌東地渡洛十四年初為賦
徐廣曰制貢賦之法也十九年天子致伯二十年諸侯畢賀秦
使公子少官率師會諸侯逢澤朝天子二十一年齊
敗魏馬陵二十二年衛鞅擊魏虜魏公子邛封鞅為
列侯號商君二十四年與晉戰鴈門虜其將魏錯孝
公卒子惠文君立是歲誅衛鞅鞅之初為秦施法法
不行太子犯禁鞅曰法之不行自於貴戚君必欲行
法先於太子太子不可黥黥其傅師於是法大用秦
人治及孝公卒太子立宗室多怨鞅鞅亡因以為及
而卒車裂以徇秦國

叙秦并天下後事

秦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異日韓王納地効璽請
為藩臣已而倍約與趙魏合從畔秦故興兵誅之虜
其王寡人以為善庶幾息兵革趙王使其相李牧來
約盟故歸其質子已而倍盟反我太原故興兵誅之
得其王趙公子嘉乃自立為代王故舉兵擊滅之魏

王始約服入秦已而與韓趙謀襲秦秦兵更誅遂
之荆王獻清陽以西已而畔約擊我南郡故發兵誅
得其王遂定其荆地燕王昏亂其太子丹乃陰令荆
軻為賊兵更誅滅其國齊王用右勝計絕秦使欲為
亂兵更誅虜其王平齊地寡人以眇眇之身與兵誅
暴亂賴宗廟之靈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號
不更無以稱成功傳後世其議帝號丞相綰御史大夫
夫劫廷尉斯等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
夷服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秦苞曰陛下階也所由
升堂也天子必有近臣立於陛側以戒不虞謂之陛
下者群臣與天子言不敢指斥故呼在陛下者與之

言因甲達之意與義兵誅殘賊平定天下海內為

郡縣法令由一統自上古以來未嘗有五帝所不及
臣等謹與博士議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
最貴臣等昧死上尊號王為泰皇命為制令為詔天
子自稱曰朕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號號曰皇
帝他如議制曰可蔡邕云羣臣有所奏請尚書令奏

追尊莊襄王為太上皇制曰朕聞太古有號毋謚中
古有號死而以行為謚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也甚
謂朕弗取焉自今以來除謚法朕為始皇帝後世
計數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始皇推終始

五德之傳以爲周得火德秦代周德從所不勝

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節旗

皆上黑數以六爲紀符法冠皆六寸而輿六尺六尺

爲步乘六馬

張晏曰水北方黑終數六以六寸爲符六尺爲步瓚曰水數六或以六爲名

譙周曰步以人足爲數非獨秦制然

更名河曰德水以爲水德之治剛

毅戾深事皆決於法刻削母仁恩和義然後合五德

之數於是急法久者不赦丞相綰等言諸侯初破燕

齊荆地遠不爲置王母以填之請立諸子唯上幸許

始皇下其議於羣臣羣臣皆以爲便廷尉李斯議曰

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

三十三小五十三

八十七

四

君

仇讎諸侯更相誅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

下神靈一統皆爲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

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

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鬪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

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

廷尉議是分天下以爲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更名

民曰黔首大酺收天下兵

應劭曰古者以銅爲兵

聚之咸陽銷

以爲鐘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宮中一法度衡

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字地東至海暨朝鮮西至臨

洮羗中南至北嚮戶北據河爲塞並陰山至遼東徙

天下豪富於咸陽十二萬戶諸廟及章臺上林皆在
渭南秦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阪上南
臨渭自雍門以東至涇渭殿屋複道周閣相屬所得
諸侯美人鐘鼓以充入之二十七年始皇廵隴西北
地出雞頭山過回中焉作信宮渭南已更命信宮為
極廟象天極自極廟道通酈山作甘泉前殿築甬道

應劭曰築垣
牆如街巷

自咸陽屬之是歲賜爵一級治馳道

應劭

曰馳道天子道也
道若今之中道

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

山立石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秦德議封禪望祭山
川之事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風雨暴至休於
樹下因封其樹為五大夫禪梁父刻所立石

叙秦焚書

始皇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為壽僕射周青臣
進頌曰他時秦地不過千里賴陛下神靈明聖平定
海內放逐蠻夷日月所照莫不賓服以諸侯為郡縣
人人自安樂無戰爭之患傳之萬世自上古不及陛
下威德始皇悅博士齊人淳于越進曰臣聞殷周之
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為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
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相救
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又面諛

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始皇下其議丞相李斯曰五
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
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
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並爭厚招游學今
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
法令辟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
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
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
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別黑白
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
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夸主以爲名異取以爲
高率群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
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
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
敢偶語詩書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
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
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爲師制曰可

叙秦起阿房宮

始皇以爲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廷小吾聞周文王都
豐武王都鎬豐鎬之間帝王之都也乃營作朝宮渭

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為闕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顛以為闕為複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闕道絕漢抵營室也阿房宮未成欲更擇令名名之作宮阿房故天下謂之阿房宮隱宮徒刑者七十餘萬人乃分作阿房宮或作麗山發北山石椁乃寫蜀荆地林皆至關中計宮三百關外四百餘於是立石東海上胸界中以為秦東門因徙三萬家麗邑五萬家雲陽皆復不事十歲

叙項羽救鉅鹿

項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渡河救鉅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其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其甬道大破之殺蘇角文穎曰秦將也虜王離涉間不降楚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下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於是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諸侯將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羽由是

始為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

叙劉項會鴻門

項羽聞沛公已破咸陽大怒使當陽君等擊關項羽
遂入至干戲西沛公軍霸上未得與項羽相見沛公
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於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使
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項羽大怒曰旦日饗士卒為
擊破沛公軍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在新豐鴻門沛
公兵十萬在霸上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
於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
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為龍虎或五采此天

子氣也急擊勿失楚左尹項伯者項羽季父也素善
留侯張良張良是時從沛公項伯乃夜馳之沛公軍
私見張良具告以事欲呼張良與俱去曰毋從俱死
也張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
義不可不語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驚曰為之柰

何張良曰誰為大王為此計者曰鯁生

徐廣曰鯁生
沛士垢反

說

我曰距關毋內諸侯秦地可盡王也故聽之良曰料
大王士卒足以當項王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
為之柰何張良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不敢背項王
也沛公曰君實與項伯有故張良曰秦時與項

伯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來告良沛公曰孰與君少長良曰長於臣沛公曰君為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張良出要項伯項伯即入見沛公沛公奉卮酒為壽約為婚姻曰吾入關秋豪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項伯許諾謂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蚤自來謝項王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夜去至軍中具以沛公言報項王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項王許

六三〇九十五小十七

文十七

九

章

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王至鴻門謝曰臣與將軍勦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卻項王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生此項王即日因留沛公與飲項王項伯東嚮坐亞父南嚮坐亞父者范增也如淳曰亞之次父猶管仲為仲父沛公北嚮坐張良西嚮侍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謂曰君王為人不忍若入前為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屬曹且為所虜

莊則入爲壽壽畢曰君王與沛公飲軍中無以爲樂請以劍舞項王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樊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即帶劍擁盾入軍門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噲遂入披帷西嚮立瞋目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眦盡盡裂項王按劍而聽曰客何爲者張良曰沛公之叅乘樊噲者也項王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斗卮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王曰賜

之彘肩則與一彘肩樊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上拔劍切而嚼之項王曰壯士能復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宮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來故遣將守關者備他盜出入與秦無涉也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賞而聽細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爲大王不取也項王未有以應曰坐噲從良坐坐頃更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沛公

王使都尉陳平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為之奈何樊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如今人方為刀俎我為魚肉何辭為於是遂去乃令張良留謝良問曰大王來何操曰我持白璧一雙欲獻項王玉斗一雙欲與亞父會其為不致獻公為我獻之張良曰謹諾當是時項王軍在鴻門下沛公軍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騎與樊噲夏侯嬰靳彊紀信等四人持劍盾步走從酈山下道芷陽間行沛公謂張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間至軍中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杯杓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大王足下玉斗一雙再拜奉大將軍足下項王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大王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項王則受璧置之坐上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唉豎子不足與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早勸今為之虜矣沛公至軍立誅殺曹無傷

叙項羽分王諸將相

項王欲自王先王諸將相謂曰天下初發難時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身被堅執銳首事暴露於野

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籍之力也義帝雖無功故當分其地而王之諸將皆曰善乃分天下立諸

將為侯王項王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業已講解

白講和也又惡負約恐諸侯叛之乃陰謀曰巴蜀道險秦

之遷人皆居蜀乃曰巴蜀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為

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以

距塞漢王項王乃立章邯為雍王王咸陽以西都廢

立長史欣者故為櫟陽獄掾嘗有德於項梁都尉董

翳者本勸章邯降楚故立司馬欣為塞王王咸陽以

東至河都櫟陽蘇林曰櫟音藥立董翳為翟王王上郡都高

奴從魏王豹為西魏王王河東都平陽瑕丘申陽者

張耳嬖臣也先下河南郡迎楚河上故立申陽為河

南王都雒陽韓王成因故都都陽翟趙將司馬卬定

河內數有功故立卬為敖王王河內都朝歌徙趙王

歇為代王趙相張耳素賢又從入關故立耳為常山

王王趙地都襄國當陽君黥布為楚將常冠軍故立

布為九江王都六都君吳芮率百越佐諸侯又從入

關故立芮為衡山王都郢壽春之國共敖將兵擊南

郡功多因立敖為臨江王都江陵徙燕王韓廣為遼

東王燕將臧荼從楚救趙因從入關故立荼為燕王

都前徙齊王田市為膠東王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國
從入關故立都為齊王都臨菑故秦所滅齊王孫孫
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下詒北數城引其兵降
項羽故立安為濟北王都博陽田安者數負項羽文
不肯將與從楚擊秦以故不封成安君陳餘奔將印
去不從入關然素聞其賢有功於趙聞其在南皮故
因環封三縣番君將梅銷功多故封十萬戶侯項王
自立為西楚霸王王九郡都彭城

叙劉項戰垓下

高祖與諸侯兵共擊楚軍與項羽決勝垓下淮陰侯
將三十萬自當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皇帝在
後絳侯柴將軍在皇帝後項羽之卒可十萬淮陰先
合不利却孔將軍費將軍縱楚兵不利淮陰侯復乘
之大敗垓下項羽卒聞漢軍楚歌以為漢盡得楚地
項羽乃敗而走是以兵大敗

叙平勃誅諸呂

高后病甚廼令趙王呂祿為上將軍軍北軍呂王產
居南軍呂太后誡產祿曰已定天下與大臣約
曰非劉氏王者天下共擊之今呂氏專權大臣弗平
我即崩帝年少大臣恐為變必誅呂衛霍慎毋違

爲人所制辛巳高后崩遺詔賜諸侯王各千金將相
列侯郎吏皆以秩賜金大赦天下以呂王產爲相國
以呂祿女爲帝后高后已葬以左丞相審食其爲帝
大傅朱虛侯劉章有氣力東牟侯興居其弟也皆齊
哀王弟居長安當是時諸呂用事擅權欲爲亂畏高
帝故大臣絳灌等未敢發朱虛侯婦呂祿女陰知其
謀恐見誅廼陰令人告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誅諸
呂而立朱虛侯欲從中與大臣爲應齊王欲發兵其
相弗聽八月丙午齊王欲使人誅相相召平廼反舉
兵欲圍王王因殺其相遂發兵東誅琅邪王兵并

將之而西語在齊王語中齊王廼遺諸侯王書曰高
帝平定天下王諸子弟悼惠王王齊悼惠王薨孝惠
帝使留侯良立臣爲齊王孝惠崩高后用事春秋高
聽諸呂擅廢帝更立又比殺二趙王滅梁趙燕以王
諸呂分齊爲四忠臣進諫上惑亂弗聽今高后崩而
帝春秋富未能治天下固恃大臣諸侯而諸呂又擅
自尊官聚兵嚴威劫列侯忠臣矯制以令天下宗廟
所以危寡人率兵入誅不當爲王者漢聞之相國呂
產等廼遣潁陰侯灌嬰將兵擊之灌嬰至滎陽廼謀
曰諸呂擁兵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今我破齊還報

此益呂氏之資也。廼留屯滎陽，使使諭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齊王聞之，廼還兵西界，待約。呂祿、呂產欲發亂，關中內憚絳侯，朱虛等外畏齊楚兵，又恐灌嬰畔之，欲待灌嬰兵與齊合而發。猶豫未決。當是時，濟川王、淮陽王、武常山王、朝名爲少帝，弟之魯元王、呂后外孫皆年少，未之國，居長安。趙王祿、梁王產各將兵居南北軍，皆呂氏之人。列侯羣臣莫自堅其命。太尉絳侯勃不得入軍中，主兵曲周侯酈商老病，其子寄與呂祿。善絳侯，廼與丞相陳平謀，使人劫酈商，令其子寄往，給說呂祿曰：「高帝與

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呂氏立二王，皆大臣之議事，已布告諸侯。諸侯皆以爲宜。今太后崩，帝少而足，下佩趙王印，不急之國，守藩，廼爲上將，將兵留此，爲大臣諸侯所疑。足下何不歸將印以兵屬太尉，請梁王歸相國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呂祿信然。其計欲歸將印以兵屬太尉，使人報呂產及諸呂老人，或以爲便，或曰不便，計猶豫，未有所決。呂祿信酈寄時，與出游獵，過其姑呂嬃，嬃大怒曰：「若爲將而棄軍，呂氏今無虜矣。」廼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毋爲

他人守也丞相食其免八月庚申旦平陽侯竄行御
史大夫事見相國產計事郎中令賈壽使從齊來因
數產曰王不蚤之國今雖欲行尚可得邪具以灌嬰
與齊楚合從欲誅諸呂告產廼趣產急入宮平陽侯
頗聞其語廼馳告丞相太尉太尉欲入北軍不得入
平侯通尚符節廼令持節矯內太尉北軍太尉復
令酈寄與典客劉揭先說呂祿曰帝使太尉守北軍
欲足下之國急歸將印辭去不然禍且起呂祿以爲
酈兄徐廣曰音况不欺已遂解印屬典客而以兵授
太尉太尉將之入軍門行令軍中曰爲呂氏右禮爲

四十九

八十一

十六

事

劉氏左禮軍中皆左禮爲劉氏太尉行至將軍呂祿
亦已解上將印去太尉遂將北軍然尚有南軍平陽
侯聞之以呂產謀告丞相平廼召朱虛侯佐
太尉太尉令朱虛侯監軍門令平陽侯告衛尉毋入
相國產殿門呂祿已去北軍廼入未央宮欲爲亂殿
門弗得入徘徊往來平陽侯恐弗勝馳語太尉太尉
尚恐不勝諸呂未敢訟言誅之廼遣朱虛侯謂曰急
入宮衛帝朱虛侯請卒太尉予卒千餘人入未央宮
門遂見產廷中日舖時遂擊產產走天風大起以故
其從官亂莫敢闚逐產殺之郎中府史廁中朱虛侯

已殺產帝命謁者持節勞朱虛侯朱虛侯欲奪節信謁者不肯朱虛侯則從與載因節信馳走斬長樂衛尉呂更始還馳入北軍報太尉太尉起拜賀朱虛侯曰所患獨呂產今已誅天下定矣遂遣人分部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辛酉捕斬呂祿而笞殺呂頽使人誅燕王呂通而廢魯王偃

叙迎立代王

高后八年七月高后崩九月諸呂呂產等欲爲亂以危劉氏大臣共誅之謀召立代王事在呂后語中丞相陳平太尉周勃等使人迎代王代王問左右郎中

令張武等張武等議曰漢大臣皆故高帝時大將習兵多謀詐此其屬意非止此也特畏高帝呂太后威耳今已誅諸呂新嘒血京師此以迎大王爲名實不可信願大王稱疾毋往以觀其變中尉宋昌進曰群臣之議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諸侯豪桀並起人人自以爲得之者以萬數然卒踐天子之位者劉氏也天下絕望一矣高帝封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此所謂磐石之宗也天下服其疆二矣漢興除秦苛政約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難動搖三矣夫以呂太后之嚴立諸呂爲三王擅權專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

呼士皆左袒為劉氏叛諸呂卒以滅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為變百姓弗為使其黨寧能專一邪今方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琅邪齊代之疆方今高帝子獨淮南王與大王大王又長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代王報太后計之猶與未定卜之龜卦兆得大橫占曰大橫庚庚余為天王夏啓以光

服虔曰庚橫貌也李奇曰庚其繇文也

代王曰寡人固已為王矣又何

王卜人曰所謂天王者乃天子於是代王乃遣太后弟薄昭往見絳侯絳侯等具為昭言所以迎立王意

薄昭還報曰信矣毋可疑者代王乃笑謂宋昌曰果如公言乃命宋昌參乘張武等六人乘傳詣長安至高陵休止而使宋昌先馳之長安觀變昌至渭橋丞相以下皆迎宋昌還報代王馳至渭橋群臣拜謁稱臣代王下車拜太尉勃進曰願請問言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不受私太尉乃跪上天子璽符代王謝曰至代邸而議之遂馳入代邸群臣從丞相陳平太尉周勃大將軍陳武御史大夫張蒼宗正劉郢朱虛侯劉章東牟侯劉興居典客劉揭皆再拜言曰子弘等皆非孝惠帝子不當奉宗廟臣謹請

與陰安侯

蘇林曰高帝兄伯妻

列侯頃王后

徐廣曰

劉仲之妻與琅邪王宗室大臣列侯吏二千石議曰大王

高帝長子宜為高帝嗣願大王即天子位代王曰奉

高帝宗廟重事也寡人不佞不足以稱宗廟願請楚

王計宜者

蘇林曰楚王名交高帝弟

寡人不敢當群臣皆伏固請

代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

如淳曰讓群臣也或曰賓主位東西面君

臣位南北面故西鄉坐三讓不受羣臣猶稱宜乃更廻坐示變即君位之漸也丞相平等皆

曰臣伏計之大王奉高帝宗廟最宜稱雖天下諸侯

萬民以為宜臣等為宗廟社稷計不敢忽願大王幸

聽臣等臣謹奉天子璽符再拜上代王曰宗室將相

大言九十五下可カ

文十七

十九

君甫

王列侯以為莫宜寡人寡人不敢辭遂即天子位羣

臣以禮次侍乃使太僕嬰與東牟侯興居清宮

應劭曰舊

典天子行幸所至必遣靜令先案行清靜殿中以虞非常奉天子法駕迎于代

邸皇帝即日夕入未央宮乃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鎮

撫南北軍以張武為郎中令行殿中

叙災異

景帝二年彗星出東北秋衡山雨雹大者五寸深者

二尺災或進行守北辰辰間歲星逆行天廷

中

叙七國反

景帝三年正月吳王濞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反發兵西鄉天子為誅鼎錯漢書袁盎諭告不止遂西圍梁上乃遣大將軍竇嬰太尉周亞夫將兵誅之

觀此則漢興七國曲直曉然矣

叙武帝求神仙

今天子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元年漢興已六十餘歲矣天下艾安搢紳之屬皆望天子封禪改正度也而上鄉儒術招賢良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為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草廵狩封禪改歷服色事未就會竇太后治黃老言不好儒術使人微伺得

三五九十五

支十七

二千

趙綰等姦利事召案綰臧自殺諸所興為皆廢後六年竇太后崩其明年徵文學之士公孫弘等明年上初至雍郊見五時後常三歲一郊是時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躡氏觀神君者長陵女子以子死見神於先後宛若宛若祠之其室民多往祠平原君往祠其後子孫以尊顯及今上即位則厚禮置祠之內中聞其言不見其人云是時李少君亦以祠竈禁道却老方見上上尊之少君者故深澤侯舍人主方匿其年及其生長常自謂七十能使物却老其游以方徧諸侯無妻人聞其能使物及不死更饋遺之常

餘金錢衣食人皆以爲不治生業而饒給又不知其何所人愈信爭事之少君資好方善爲巧發竒中嘗從武安侯飲坐中有九十餘老人少君乃言與其大父游射麋老人爲兒時從其大父行識其麋一坐盡驚少君見上上有故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相公十年陳於栢寢已而案其刻果齊栢公器一宮盡駭以爲少君神數百歲人也少君言上曰祠竈則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爲黃金黃金成以爲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僊者乃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安期生食臣

棗大如瓜安期生僊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於是天子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砂諸藥齊爲黃金矣居久之李少君病死天子以爲化去不死而使黃鍾史寬舒受其方求蓬萊安期生莫能得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更來言神事矣亳人謬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東南郊用太牢七日爲壇開八通之鬼道於是天子令大祝立其祠長安東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其後人有上書言古者天子三年壹用太牢祠神二天一地一太一

天子許之令太祝領祠之於忌太一壇上如其方後人復有上書言古者天子常以春解祠祠黃帝用一臯破鏡宜羊用羊祠馬行用一青牡馬太一臯山君地長用牛武夷君用乾魚陰陽使者以一牛令祠官領之如其方而祠於忌太一壇旁其後天子苑有白鹿以其皮爲幣以發瑞應造白金焉其明年郊雍徐廣曰武帝立獲一角獸若鹿然有司曰陛下肅祗郊祀已十九年上帝報享錫一用獸蓋麟云於是以薦五時加一牛以燎錫諸侯白金以風符應合于天也於是濟北王以爲天子且封禪乃上書獻太山及其旁邑天子以

它縣償之常山王有罪遷天子封其弟於真定以續

先王祀

徐廣曰元鼎四年時

而以常山爲郡然后五岳皆在天

子之郡其明年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有所幸

王夫人夫人卒少翁以方蓋夜致王夫人及竈鬼之

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見焉於是乃拜少翁爲文成將

軍賞賜甚多以客禮禮之文成言曰上即欲與神通

宮室被服非象神神物不至乃作畫雲氣車及各以

勝日駕車辟惡鬼又作甘泉宮中爲臺室畫天地太

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神

不至乃爲帛書以飯牛詳不知言曰此牛腹中有奇

殺視得書書言甚怪天子識其手書問其人果為

書於是誅文成將軍隱之其後則又作柏梁銅柱

日元鼎二年承露仙人掌之屬矣文成死明年天子病鼎

湖甚巫醫無所不致不愈游水發根言上郡有巫病

而鬼神下之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使人問神君神

君言曰天子無憂病病少愈強與我會甘泉於是病

愈遂使幸甘泉病良已大赦置壽宮神君壽宮神君

最貴者大夫其佐曰大禁司命之屬皆從之非可得

見聞其言言與人音等時去時來來則風肅然居室

帷中時晝言然常以夜天子被然后入因巫為主人

文十七

關飲食所以言行下又置壽宮北宮張羽旗設供具

以禮神君神君所言上使人受書其言命之曰書法

其所語世俗之所知也無絕殊者而天子心獨喜其

事祕世莫知也其後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

宜以一二數一元曰建二元以長星曰光三元以郊

得一角獸曰狩六其明年冬天子郊雍議曰今上帝

朕親郊而后土無祀則禮不答也有司與太史公祠

官寬舒議天地牲角鬻粟今陛下親祠后土后土宜

於澤中圓立為五壇壇一黃犢太牢具已祠蓋瘞而

從祠衣上黃於是天子遂東始立后土

祠

汾陰睢丘如覓舒等議上親望拜如上帝禮禮畢天子遂至滎陽而還過雒陽下詔曰三代魏絕遠矣難存其以三十里地封周後為周子南君以奉其先祀焉是歲天子始巡郡縣侵尋於泰山矣其春樂成侯上書言藥大藥大膠東宮人故嘗與文成將軍同師已而為膠東王尚方而樂成侯姊為康王后無子康王死他姬子立為王徐廣曰以元狩二年薨而康后有淫行與王不相中相危以法康后聞文成已死而欲自媚於上乃遣藥大因樂成侯求見言方天子既誅文成後悔其蚤死惜其方不盡及見藥大大說大為人長美

言多方略而敢為大言處之不疑大言曰臣常往來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顧以臣為賤不信臣又以為康王諸侯耳不足與方臣數言康王康王又不用臣臣之師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僊人可致也然臣恐效文成則方士皆掩口惡敢言方哉上曰文成食馬肝死耳子誠能脩其方我何愛乎大曰臣師非有求人人者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令有親屬以客禮待之勿卑使令佩其信印乃可使通言於神人神人尚肯邪不邪致尊其使然后可致也於是上使驗小方閻某某自和觸擊其時

上方憂河決而黃金不就乃拜大為五利將軍君月
餘得四印佩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印制詔
御史昔禹疏九江決四瀆間者河溢臯陸隄繇不息
朕臨天下二十有八年徐廣曰元鼎四年也天若遺朕士而大
通焉乾稱蜚龍鴻漸干朕意庶幾與焉其以二千

戶封地士將軍大為通侯賜列侯甲第僮千人乘
轎斥車馬帷帳器物以充其家又以衛長公主妻之
贖金萬斤更命其邑曰當利公主天子親如五利之
第使者存問供給相屬武帝曰將軍以下皆置酒其家獻遺之於是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

大三百九十九小十四

文二十七

二十五

將軍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將軍亦衣羽衣
夜立白茅上受印以示不臣也而佩天道者且為天
子道天神也於是五利常夜祠其家欲以下神神未
至而百鬼集矣然頗能使之其後治裝行東入海求
其師去大見數月佩六印貴震天下而海上燕齊之
間莫不搃腕而自言有禁方能神山矣其夏六月中
汾陰巫錦為民祠魏雁后土營旁見地如鉤狀掇視
得鼎鼎大異於衆鼎文鏤無款識怪之言吏吏告河
東太守勝勝以聞天子使使驗問巫得鼎無效詐乃
以禮祠迎鼎至甘泉從行上薦之至中山燕臨河

雲蓋焉有應過上自射之因以祭去至長安公卿大夫皆議請尊寶鼎天子曰聞者河溢歲數不登故廵祭后土祈為百姓育穀今歲豐應未報鼎曷為出哉有司皆曰聞昔泰帝與神鼎一一者壹統天地萬物所繫終也黃帝作寶鼎一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皆嘗鬻耳徐廣曰鬻其也音殤皆嘗以烹牲牢而祭祀上帝鬼神遭聖則興鼎遷于夏商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淪沒伏而不見頌云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鼎鼎及有鼎不與不驚胡考之休今鼎至甘泉光潤龍變承休無疆合茲中山有黃白雲降蓋若獸為符路弓乘矢集獲壇

大前九十一

文十七

二十六

之

下報祠大享唯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鼎宜見於祖禰藏于帝廷以合明應制曰可入海求蓬萊者言蓬萊不遠而不能至者殆不見其氣上乃遣望氣佐信其氣云其秋上幸雍丘郊或曰五帝太一之佐也宜立太一而上親郊之上疑未定齊人公孫卿曰今年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與黃帝時等卿有札書曰黃帝得寶鼎宛侯問於鬼史區鬼史區對曰黃帝得寶鼎神策是歲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於是黃帝遊日在斗後率二十歲復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黃帝僖遊于天鄉因

所忠欲奏之也忠視其書不經疑其妄書謝曰實事已決矣尚何以為卿因嬖人奏之上大說乃召問卿對曰受此書自申公已死上曰申公何人也卿曰申公齊人與安期生通受黃帝言無書獨有此鼎書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曰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且曾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封禪封禪七十二王唯黃帝得上太山封申公曰漢主亦當上封上封則能僊登天矣黃帝時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居七千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國中國華山首山太室太山東萊此五山黃帝之所常游與神會黃帝且戰且學

僊患百姓非其道者乃斷斬非鬼神者百餘歲然後得與神通黃帝郊雍上帝宿三月鬼吏區號大鴻死葬雍故鴻冢是也其後黃帝接萬靈明廷廷者甘泉也所謂塞徐廣曰一作塞門者谷口也黃帝採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者七十餘人龍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龍髯後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胡髯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於是天子曰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躡耳乃拜卿為郎東使候神於

利妄言見其師其方盡多不讎上乃誅五利其冬公
孫卿候神河南言見僊人跡緱氏城上有物如雉往
來城上天子親幸緱氏城視跡問卿得毋效文成五
利乎卿曰僊者非有求人主人主者求之其道非少
寬假神不來言神事事如迂誕積以歲乃可致也於
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宮觀名山神祠所以望幸也其
春既滅南越上有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見上善之下
公卿議曰民間祠尚有鼓舞樂今郊祀而無樂豈稱
乎公卿曰古者祠天地皆有樂而神祇可得而禮或
曰太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

爲二十五弦於是塞賁南越禱祠太一后土始用樂舞
益召歌兒作二十五弦及空侯琴瑟自此起其來年
冬上議曰古者先振兵釋旅然后封禪乃遂北巡朔
方勒兵十餘萬還祭黃帝冢橋山釋兵湏如上曰吾
聞黃帝不死今有冢何也或對曰黃帝已僊上天羣
臣葬其衣冠既至甘泉爲且用事太山先類祠太一
自得寶鼎上與公卿諸生議封禪用希曠絕莫
知其儀禮而羣儒采封禪尚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
牛事齊人丁公年九十餘曰封禪者合不死之名也
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即無風雨遂上

封矣上於是乃令諸儒習射牛草封禪儀數年至且
行天子既聞公孫卿及方士之言黃帝以上封禪皆
致怪物與神通欲放黃帝以上接神仙人蓬萊士高
世比德於九皇而頗采儒術以文之羣儒既已不能
辨明封禪事又牽拘於詩書古文而不能騁上爲封
禪祠器示群儒群儒或曰不與古同徐偃又曰太常
諸生行禮不如魯善周霸屬圖封禪事於是上絀偃
霸而盡罷諸儒不用三月遂東幸緱氏禮登中岳太
室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云問上上不言問下
下不言於是以前戶封太室奉祠命曰崇高邑東

上太山太山之草木葉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太山
巔上遂東廵海上行禮祠八神齊人之上䟽言神怪
竒方者以萬數然無驗者乃益發船令言海中神山
者數千人求蓬萊神人公孫卿持節常先行候名山
至東萊言夜見大人長數丈就之則不見見其跡甚
大類禽獸云群臣有言見一老父牽狗言吾欲見巨
公已忽不見上即見大跡未信及群臣有言老父則
大以爲僊人也宿留海上予才士傳車及間使求僊
人以千數四月還至奉高上念諸儒及方士言封
禪人人殊不經難施行天子至梁父禮祠地主乙卯

令侍中儒者皮弁薦紳射牛行事封太山下東方如
郊祠太一之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有玉牒
書書祕禮畢天子獨與侍中奉車子侯上太山亦有
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陰道丙辰禪太山下趾東北肅
然山如祭后土禮天子皆親拜見衣上黃而盡用樂
焉江淮閒一茅三脊為神藉五色土益雜封縱遠方
奇獸蜚禽及白雉諸物頗以加祠兕牛犀象之屬不
用皆至太山然后去封禪祠其夜若有光晝有白雲
起封中天子從禪還坐明堂群臣更上壽於是制詔
御史朕以眇眇之身承至尊兢兢焉懼不任維德菲

薄不明于禮樂脩祠太一若有象景光屑如有望震
於怪物欲止不敢遂登封太山至于梁父而后禪肅
然自新嘉與士大夫更始賜民百戶牛一酒十石加
年八十孤寡布帛二疋復博奉高蛇丘歷城無出今
年租稅其大赦天下如乙卯赦令行所過毋有復作
事在二年前皆勿聽治又下詔曰古者天子五載一
巡狩用事太山諸侯有朝宿地其令諸侯各治邸太
山下天子既已封泰山無風雨災而方士更言蓬萊
諸神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乃復東至海
上望莫遇蓬萊焉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上乃遂去

並海上北至碣石列自遼西歷北邊至九原五月反
至甘泉有司言寶鼎出為元鼎以今年為元封元年
其秋有星彗于東井後十餘日有星彗于三能望氣
王朔言候獨見填星出如瓜食頃復入焉有司皆曰
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去其來年冬
帝還拜祝祠太一贊饗曰德星昭衍厥維休祥壽星
仍出淵耀光明信星昭見皇帝敬拜太祝之享其春
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若去欲見天子天子於是
幸緱氏城拜卿為中大夫遂至東萊宿留之數日無
所見見大人跡去復遣方士求神怪采芝藥以千數

大四百冊本

文十七

卷二

石甫

是歲旱於是天子既出無名乃禱萬里沙過祠太山
還至瓠子自臨塞決河留二日沈祠而去使二卿將
卒塞決河徙二渠復禹之故跡焉是時既滅南越越
人勇之乃言越之俗鬼而其祠皆見鬼數有效昔東
甌王敬鬼壽百六十歲後世怠慢故衰耗乃令越巫
立越祝祠安臺無壇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雞卜
上信之越祠雞卜始用公孫卿曰僊人可見而上往
常遽以故不見今陛下可為觀如緱城置脯棗神人
宜可致也且僊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則作蜚廉
桂觀甘泉則作益延壽觀使如持節設具而候神人

乃作通天臺

徐廣曰在甘泉

置祠具其下將招來神僊

之屬於是甘泉更置前殿始廣諸宮室長有芝生殿

房內中

徐廣曰元封二年

天子為塞河興通天臺若見有光

云乃下詔甘泉房中生芝九莖赦天下毋有復作其

明年伐朝鮮夏旱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封

三年上乃下詔曰天旱意乾封乎其今天下尊祠靈

星焉其明年上郊雍通回中道廵之春至鳴澤從西

河歸其明年冬上廵南郡至江陵

徐廣曰元封五年

而東登

禮瀟之天柱山號曰南岳浮江自尋陽出樅陽過彭

蠡禮其名山山川北至琅邪並海上四月中至奉高脩

大三石八十八小廿九

文十七

世三

番仲

封焉初天子封太山太山東北趾古時有明堂處處

險不敞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曉其制度濟南人公

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

以茅蓋通水圜宮垣為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命曰

昆侖天子從之入以拜祠上帝焉於是上令奉高作

明堂汶上

徐廣曰在元封二年秋

如帶圖及五年脩封則祠太

一五帝於明堂上坐令高皇帝祠坐對之祠后土於

下房以二十太牢天子從昆侖道入始拜明堂如郊

禮禮畢燎堂下而上又上泰山自有祀祠其巔而太

山下祠五帝各如其方黃帝并赤帝而有司侍祠焉

山上舉火下悉應之其後二歲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祠上帝明堂母脩封禪其齋戒曰天增授皇帝太元神策周而復始皇帝敬拜太一東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驗然益遣其遇之十一月乙酉柏梁裁十二月甲午朔上親禪高里祠后土臨渤海將以望祀蓬萊之屬吳至殊廷焉上還以柏梁裁故朝受計甘泉公孫卿曰黃帝就青靈臺十二日燒黃帝乃治明廷明廷甘泉也方士多言古帝王有都甘泉者其後天子又朝諸侯甘泉甘泉作諸侯邸

四十五

文十七

卅四 播仲

勇之乃曰越俗有火裁復起屋必以大用勝服之於是作建章宮度爲千門萬戶前殿度高未央其東則鳳闕高二十餘丈其西則唐中數十里虎圈其北治大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命曰太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神山龜魚之屬其南有玉堂璧門大鳥之屬乃立神明臺并幹樓度五十丈輦道相屬焉夏漢改曆以正月爲歲首而色上黃官名更印章以五字爲太初元年是歲西伐大宛蝗大起丁夫人雒陽虞初等以方祠詛匈奴大宛焉其明年有司上言雍五時無牢熟具芬芳不備乃令祠官進時犢牢

具五色食所勝而以木禺馬代駒焉獨五月謂駒郊用駒及諸名山川用駒者悉以木禺馬代行過乃用駒他禮如故其明年東巡海上考神僊之屬未有驗者方士有言黃帝時為五城十二樓以候神人於執期命曰迎年上許作之如方命曰明年上親禮祠上帝焉公玉帶曰黃帝時雖封太山然風后封鉅岐伯令黃帝封東太山禪凡山合符然後不死焉天子既令設祠具至東太山太山卑小不稱其聲乃令祠官禮之而不封禪焉其後令帶奉祠候神物夏遂還太山脩五年之禮如前而加以禪祠石閭石閭者在

太山下陟南方方士多言此僊人之閭也故上親禪

焉其後五年復至太山脩封徐廣曰天還過祭恒山

今天子所興祠太一后土三年親郊祠建漢家封禪

五年一脩封薄忌太一及三一冥羊馬行赤星五寬

舒之祠官以歲時致禮凡六祠皆大祝領之至如八

神諸明年凡山他名祠行過則祠行去則已方士所

興祠各自主其人終則已祠官不主他祠皆如其故

今上封禪其後十二歲而還編於五岳四瀆矣而方

士之候伺神人入海求蓬萊終無有驗而公孫卿之

候神者猶以大八之跡為解無其效天子益怠厭方

士之怪迂語矣然羈縻不絕莫遇其真自此之後方
士言神祠者彌衆然其效可睹矣

叙武帝興利

今上即位數歲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
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
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
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
馬阡陌之閒成群而乘字牝者償而不得聚會守閭
閭者食梁肉爲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爲姓號故人
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絀恥辱焉當此之時

網䟽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并豪黨之徒以武斷
於鄉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于奢侈室廬輿
服僭于上無限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自是之後嚴
助朱買臣等招來東甌事兩越江淮之閒蕭然煩費
矣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夷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
巴蜀巴蜀之民罷焉彭吳賈滅朝鮮置滄海之郡則
燕齊之閒靡然發動及王恢設謀焉邑甸以絕和親
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苦其勞而干戈日滋行
者齎居者送中外騷擾而相奉百姓抗弊以巧法財
賂衰耗而不贍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陵遲

廉恥相冒武力進用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始也
其後漢將歲以數萬騎出擊胡及車騎將軍衛青取
匈奴河南地築朔方當是時漢通西南夷道作者數
萬人千里負檐饋糧率十餘鐘致一石散幣於邛棘
以集之數歲道不通蠻夷因以數攻吏發兵誅之悉
巴蜀租賦不足以更之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縣官
而內受錢於都內東置滄海之郡人徙之費擬於南
夷又興十餘萬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遼遠自山東咸
被其勞費數十百巨萬府庫益虛乃募民能入奴婢
得以終身復爲郎增秩及入羊爲郎始於此其後四

年而漢遣大將將六將軍軍十餘萬擊右賢王獲首
虜萬五千級明年大將軍將六將軍仍再出擊胡得
首虜萬九千級捕斬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
斤虜數萬人皆得厚賞衣食仰給縣官而漢軍之士
馬死者十餘萬兵甲之財轉漕之費不與焉於是大
農陳藏錢經耗賦稅旣竭猶不足以奉戰士有司言
天子曰朕聞五帝之教不相復而治禹湯之法不同
道而王所由殊路而建德一也北邊未安朕甚悼之
日者大將軍攻匈奴斬首虜萬九千級留蹕無所食
議令民得買爵及贖禁固免贓罪請置賞官命曰武

功爵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請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其有罪又減二等爵得至樂鄉以顯軍功軍功多用越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吏道雜而多端則官職耗廢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相張湯用峻文決理為廷尉於是見知之法生而廢不沮誅窮治之獄用矣其明年淮南衡山江都王謀反迹見而公卿尋端治之竟其遺而死者數十萬人長吏益慘急而法令明察當是之時招尊方正賢良文學之士或至公卿大夫公孫弘以漢相布被食不重味為天下先然無益

於俗稍駭焉於功利矣其明年驃騎仍再出擊胡獲首四萬其秋渾邪王率數萬之衆來降於是漢發車二萬乘迎之既至受賞賜及有功之士是歲費凡百餘巨萬初先是往十餘歲河決觀梁楚之地固已數困而緣河之郡隄塞河輒決壞費不可勝計其後番係欲省底柱之漕穿汾河渠以為溉田作者數萬人鄭當時為渭漕渠回遠鑿直渠自長安至華陰作者數萬人朔方亦穿渠作者數萬人各歷三三其功未就費亦各巨萬十數天子為伐胡益養馬馬之來食長安者數萬匹卒牽掌者關中不足乃調旁近郡而胡

降者皆衣食縣官縣官不給天子乃損膳解乘輿駟
出御府禁藏以贍之其明年山東被水菑民多飢乏
於是天子遣使者虛郡國倉廩以振貧民猶不足又
募豪富人相貸假尚不能相救乃徙貧民於關以西
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縣
官數歲假予產業使者分部護之冠蓋相望其費以
億計不可勝數於是縣官大空而富商大賈或蹠財
役貧轉穀百數廢君君邑封君皆低首仰給冶鑄煮
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國家之急黎民重困於是天
子與公卿議更錢造幣以贍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

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自孝文更造四銖
錢至是歲四十餘年從建元以來用少縣官往往即
多銅山而鑄錢民亦間盜鑄錢不可勝數錢益多而
輕物益少而貴有司言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
有三等黃金為上白金為中赤金為下今半兩錢法
重四銖而後或盜摩錢裏取鉛錢益輕薄而物貴則
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績為
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
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為白金以為天用莫如龍地用
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圜

之其文龍名曰白撰直三千二曰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曰復小鑄之其文龜直三百今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一銖錢文如其重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盜鑄白金者不可勝數於是山東郭咸陽孔僅爲大農丞領鹽鐵事桑弘羊以計筭用幸侍中咸陽齊之大煮鹽孔僅南陽大冶皆致生累千金故鄭當時進言之弘羊雒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蒙矣法旣益嚴吏多廢免兵革數動民多冒復及五大夫徵發之士益解於是除千夫五大夫爲吏不欲者出馬故吏皆通適令伐棘

上林作昆明池其明年大將軍驃騎大出擊胡得首虜八九萬級賞賜五千萬金漢軍馬死者十餘萬匹轉漕車甲之費不與焉是時財匱戰士頗不得祿矣有司言三銖錢輕劣姦詐乃更請諸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下令不可磨取銖焉大農上鹽鐵丞孔僅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屬少府陛下不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者煮鹽官與牢盆浮食竒民欲擅管山海之貨以致富羨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敢私鑄錢器煮鹽者鈇左趾沒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便屬在所縣隸孔僅

東郭咸陽乘傳與行天下鹽鐵作官府除故鹽鐵家
富者爲吏吏道益雜不選而多賈人矣商賈以幣之
變多積貨逐利於是公卿言郡國頗被畜害貧民無
產業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損膳省用出禁錢以振
元元寬貸賦而民不瘁出於南畝商賈滋衆貧者蓄
積無有皆仰懸官異時筭輜車賈人緡錢皆有差請
筭如故諸賈人未作貴貨賈買居邑稽諸物及商以
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一
筭諸作有租乃入鑄率緡錢四千一筭非吏比者三者
北邊騎士輜車一筭商賈人輜車二筭船五丈以上

一筭匿不自占占不悉戎邊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
者以其半畀之賈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屬皆無得籍
名田以便農政犯令沒入田償天子乃思卜式之言
召拜式爲郎中爵左庶長賜田十頃布告天下使明
知之初卜式者河南人也以田畜爲事親死式有少
弟弟壯式脫身出分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予
弟式入山牧十餘歲羊致千餘頭買白宅而其弟盡
破其業式輒復分子弟者數矣是時漢方數使將擊
匈奴卜式上書願輸家之半縣官助邊天子使使問
式欲官乎式曰臣少牧不習仕宦不願也使問曰家

豈有寃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人無分爭式邑人
者貧之不善者教順之所居人皆從式式何故見寃
於人無所欲言也使者的如此子何欲而然式曰
天子誅匈奴愚以為賢者宜死節於邊有財者宜輸
委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使者的具其言人以聞天子以
語丞相弘弘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為化而
亂法願陛下勿許於是上久不報式數歲乃罷式歸
復田牧歲餘會軍數出渾邪王等降縣官費衆倉
府空其明年貧民大徙皆仰給縣官無以盡贍卜式
持錢二十萬予河南守以給徙民河南上富人助貧

人者籍天子見卜式名識之曰是固前而欲輸其家
半助邊乃賜式外繇四百人式又盡復予縣官是時
富豪皆爭匿財唯式尤欲輸之助費天子於是式
終長者故尊顯以風百姓初式不願為郎上曰吾有
羊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乃拜為郎布衣襦而牧羊
歲餘羊肥息上過見其羊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
亦猶是也以時起者惡者輒斥去母令敗羣上以式
為奇拜為緱氏令試之緱氏便之遷為成皋令將漕
最上以為式朴忠拜為齊王大傅而孔僅之使天下
鑄作器三年中拜為大農列於九卿而桑弘羊為大

農丞筦諸會計事稍稍置均輸以通貨物矣始令
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
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
大抵無慮皆鑄金錢矣犯者衆吏不能盡誅取於是
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會循行郡國舉兼并之徒守
相爲吏者而御史大夫張湯方隆貴用事減宣杜周
等爲中丞義縱尹齊王溫舒等用慘急刻深爲九卿
而直指夏蘭之屬始出矣而大農顏異誅初異爲濟
南亭長以廉直稍遷至九卿上與張湯旣造白鹿皮
幣問異異曰今主侯朝賀以蒼璧直數千而其皮薦

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天子不說張湯又與異有郤
及人有告異以它議事下張湯治異異與客語客語
初令下有不便者異不應徵反胥湯奏當異九卿見
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誅論死自是之後有腹誅之法
以此而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矣天子旣下緡錢令
而尊卜式百姓終莫分財於縣官於是楊可告緡錢
縱郡國多發鑄金錢多而公卿請令京師鑄鐘
官赤側一當五賦官用非赤側不得行白金稍賤民
不寶用縣官以令禁之無益歲餘白金終廢不行是
歲也張湯死而民不思其後一歲赤側錢賤民巧法

用之不便又廢於是悉禁郡國無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所前鑄錢皆廢銷之輸其銅三官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唯真工大姦乃盜爲之卜式相齊而楊可告緡徧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吉杜周治之獄少反者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往即治郡國緡錢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產業而縣官有鹽鐵緡錢之故用益饒矣益廣關置左右輔初大農筦鹽

大

文十七

四四

文

鐵官布多置水衡欲以主鹽錢及楊可告緡錢上林財物衆乃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滿益廣是時越欲與漢用船戰遂乃大脩昆明池列觀環之治樓船高十餘丈旗幟加其上甚壯於是天子感之乃作柏梁臺數十丈宮室之脩由此日麗乃分緡錢諸官而水衡少府大農大僕各置農官往往即郡縣比沒入田田之其沒入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獸及與諸官益雜置多徒奴婢衆而下河漕度四可萬石及官自糴乃足所忠言世家子弟富人或走狗馬弋獵博戲亂齊民乃徵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命曰株送徒

入財者補郎郎選衰矣是時山東被河菑及歲不登數年人或相食方一二千里天子憐之詔曰江南火耕水耨令飢民得流就食江淮間欲留留與遣使冠蓋相屬於道護之下巴蜀粟以振之其明年天子始處郡國東度河河東守不意行至不辨自殺行西踰隴隴西守以行往卒天子從官不得食隴西守自殺於是上北出蕭關從數萬騎獵新秦中以勒邊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徼於是誅北地太守以下而令民得畜牧邊縣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一以除告緡用充仞新秦中既得寶鼎立后土太一祠公

卿議封禪事而天下郡國皆豫治道橋繕故宮及當馳道縣縣治官儲設供具而望以待幸其明年南越反西羌侵邊為桀於是天子為山東不贍赦天下囚南方樓船卒二十餘萬人擊南越數萬人發三河以西騎擊西羌又數萬人度河築令居初置張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六十萬人戍田之中國繕道餽糧遠者三千近者千餘里皆仰給大農邊兵不足乃發武庫工官兵器以贍之車騎馬乏絕縣官錢少買馬難得乃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以上吏以差出牝馬天下亭亭有畜特馬歲

課息齊相卜式上書曰臣聞主憂臣辱南越反臣願
父子與齊習船者往死之天子下詔曰卜式雖躬耕
牧不以爲利有餘輒助縣官之用今天下不幸有急
而式奮願父子死之雖未戰可謂義形於內賜爵關
內侯金六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天下莫應列侯以
百數皆莫求從軍擊羌越至酎少府省金而列侯坐
酎金失侯者百餘人乃拜式爲御史大夫式旣在位
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鐵器苦惡賈貴或彊令
民賣買之而船有筭商者少物貴乃因孔僅言船筭
事上由是不悅卜式漢連兵三歲誅羌城南越番禺

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毋賦稅
南陽漢中以往郡各以地比給初郡吏卒奉食幣物
傳車馬被具而初郡時時小反殺吏漢發南方吏卒
往誅之間歲萬餘人費皆仰給大農大農以均輸調
鹽鐵助賦故能贖之然兵所過縣爲以此言給毋之而
已不敢言擅賦法矣其明年元封元年卜式貶秩爲
太子太傅而桑弘羊爲治粟都尉領大農盡代僅筭
天下鹽鐵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與爭物故騰躍而
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乃請至大農部丞數千人
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縣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

其物貴時商賈所轉販者爲賦而相灌輸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名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之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即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爲然許之於是天子北至朔方東到太山廵海上並北邊以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弘羊又請令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罪令民能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復終身不告緡他郡國各輸急廩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二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諸物均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弘羊賜爵左庶長黃金再百斤焉是歲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上市列肆販物求利亨弘羊天乃雨

文章正宗卷之十七

